

三才廣志

都察院

要語

周禮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
周官有之蓋掌贊書而法令非今任也

戰國時亦有御史

秦滉池之會各命書其事又淳于髡謂齊王曰御
史在前則皆記事之職也

漢為紀察之任所居之署謂之御史府亦謂之百
餘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栢樹常有野鳥數
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鳥鳥去不來
者數月長老異之後果廢御史大夫為大司空
是其徵也

後漢以來謂之御史臺亦謂之蘭臺寺

梁後魏北齊或謂之南臺後魏之制有公事百官

朝會名簿自尚書令僕以下悉送南臺

後周曰司憲秋官府

隋為御史臺

唐因之高宗龍朔二年改為憲臺咸亨元年復舊

門北闕主陰殺也故御史為風霜之任彈糾不

法百餘震恐官之雄峻莫之北焉舊制但聞風

彈事提綱而已其鞠案禁擊則委之大理貞觀

末御史中丞李乾祐以囚自大理來往茲其姦

故又按事入法多為大理所反乃奏於臺中置

東西二獄以自擊劾開元中大夫崔隱甫復奏

罷之其後罕有風彈擊之事多受辭訟雖履理

蓋然後彈之將有彈奏則先牒監門禁止勿許
其入武太后時改御

史臺為肅政堂凡置左右肅政二臺別置大夫
中丞各一人侍御史殿中監察各二十人左以
察朝廷右以澄郡縣時議以右多名流左多寒
刻其遷登南省者右殆倍焉以其不陵朝貴故
也二臺迭相糾正左加敬憚龍朔以後去肅政
之名但為左右御史臺睿宗即位詔二臺並察
京師資位既等競為彈糾百僚被察殆不堪命
太極元年以尚書省悉隸左臺後請分館尚書
而行事左臺大夫竇懷真乃表請依貞觀故事
遂廢右臺而本御史臺官復舊廢臺之官並隸
馬大夫一人中丞二人侍御史四人殿中侍御

史六人監察御史十人主簿一人內供奉襄行者各如正員走半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御史隸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隸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凡寃而無告者三司詰之三師謂御史大夫中書門下大事奏裁小事專達凡有也彈劾御史以曰大夫大事以方幅小事置名而已有制覆囚則與刑剖尚書平閱行幸乘

宋仍唐制有院三大夫無正員止為兼官中丞除正員外或帶它官者尚書則曰某官兼御史中丞丞郎則曰御史中丞兼某官給事中諫議大夫則曰某官權御史中丞事次有知雜御史一員副中丞判臺事三院多出外任風憲之職用
它官領之太平興國三年以張翼為監察御史

正名舉職自此始也唐制御史不專言職至天
禧中始置言事御史唐朝有御史裏行至景祐
中始置以處御史之官早者唐議臺案有司監
六元豐三年李定請復六察於是以御史專領
六察其後大正官各不除大夫檢校官帶憲衙
者亦除去以中丞為長知雜御史為侍御史言
事官為殿殿中侍御史六察官為監察御史舊
以中丞兼檢理使殿中侍御史兼左右巡使監
察御史兼監察伊至是使名悉罷中與前又有
三京留司御史臺管勾臺事各一人以朝官以
充掌拜表行香糾舉違失

元御史臺秩從一品大夫二員從一品中丞二員
正二品侍御史二員從二品治書御史二員從

二品掌糾察百官善惡政治得失至元五年始
立臺建官設官七員大夫從二品中丞從三品
侍御史從五品治書侍御史從六品典事從七
品檢法二員獄丞一員七年改典事為都事十
九年罷檢法獄丞二十一年陞大夫為從一品
中丞為正三品侍御為正五品治書為正六品
二十七年大大夫以下品從各陞一等始置經
歷一員大德十一年陞中丞為正二品侍御史
為從二品治書侍御史為正三品皇慶元年增
中丞為三員二年減一員至治二年大夫一員
從定置御史大夫二員中丞二員侍御史二員
治書侍御史二員品秩始初經歷一員從五品
都事二員正七品照磨一員正八品承發管勾

兼欲丞一員正八品架閣庫管勾兼承發一員
正九品掾吏一十五人譯使四人知印二人通
事二人宣使十人臺醫二人蒙古書寫二人典
吏六人庫子二人其屬有二

國朝置都察院左右都御使二員正一品左右副
都御史正三品左右僉都御史四員正四品首
領官經歷一員都事一員屬官浙江等十二道
監察御史六十員司務四員司獄司司獄六員

事實

烏府

前漢御史府非舍百餘區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止朝去夕來又高帝時御史其
有烏集故謂之烏臺

蘭臺

御史臺率執憲中司朝會坐內堂蘭臺督諸州刺史又在殿中，掌圖籍
又曰蘭臺又曰蘭臺陳子昂為陳舍人議官表云北臺南臺又曰南政臺

準繩之司

唐高祖問臣李御史食李為年耐馮子帝曰斯人常裝殿居公視事其可以為一

乎

御史大夫

五言

蔡官御史大夫

漢臣之位上卿銀印青綬掌副丞相故事選郡守
相高第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成帝綬和
元年更名大司空金印紫綬秩比丞相哀帝建
平二年宋博奏請罷大司空以御史大夫為百
僚師帝從之遂復為御史大夫皆宰相之任元
壽二年復為御史空允為御史大夫而丞相次
也其心與幸丞相物故或乃陰私相毀害欲伐
之

後漢初廢御史大夫至建安十三年罷三公官始
復制之以郗居焉不領中丞置長史一人焉

魏黃初二年又改御史大夫為司空末年復有大夫

吳有左右大夫也

晉初省之皆為三公非今御史大夫也

比齊後周並不置大夫而以中丞為臺主

隋諱中字依秦漢置御史大夫降為正四品

唐制大夫一人正三品其屬有三院大事奏裁小事專達凡有彈劾御史以白大夫一人事以方幅小事署名而已

宋不除大夫以中丞為臺長元豐更官制神宗欲以司馬光為宰相蔡確王珪以為不可遂止率不除人

元置御史大夫從二品

國朝不設大夫立左右 都御史二員正一品

事實

銀印青綾 漢制御史大夫位在上卿，，，，掌副丞相

金印紫綬 丞印綬和元年更御史大夫為大司空，，，，

立朝正色

唐李景讓為御史大夫正色立朝特元宗嘗勸光華詔罷三日景讓上書言不可使外戚強盛乃罷朝可

奏事忘食 漢梁滂為御史大夫每朝奏事日旣天子忘食丞相充位而已

博士退服

漢倪寬為御史大夫初梁相精大通五經為博士時寬為弟子及御史大夫狄徵諸大夫自以為名御史大夫至洛陽問寬為之指大笑及至與寬語於律法上前大不厭及是而服曰上誠知人

群僚側目

唐開元中崔隱甫為御史大夫引故事奏以不化謂曰卿為御史大夫海內咸云許敬甚劉賡之所敬也入憲司故事大夫以下庶家御史鏡約官身各舉派中備用一切皆委事無大小悉令聽決稍有許意者便列上其罪前後更然殆半，，，，

入奏擁姬

明昌為御史大夫者無入奏事高帝女擁成姬昌行走帝逆得昌騎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陛下即對封主也然上天之氣在聖昌

直諫御船

薛泰德為御史大夫一諫諍上射於亭廟出使門欲御搖船使德帝未與免冠諫曰宜從攝陛下不許正官臣自以血汚車輪上亦竟疾德曰臣聞主聖臣直御史大夫言可听上曰孰曰人不直是也乃從籍

貴戚泥棲

李景說為御史大夫白臣一有看街樓閣皆泥之共共彈劾

宰相避路

唐制大夫中丞午後三刻出迴避宰相如午前出宰相迴避大夫中丞

白黑分明

薛宣以明習文法詔補為御史中丞是時宣為中丞執法嚴中外總部刺史數言政事奉奏副刺史即問二千石所取進解避一由是知名各客上覆曰御史大夫內承不測之風化外臨丞相統理天下任重非不可肩才所能堪今當選於卿卿以充其任為見上府薛宣才茂行潔遠於枉故是用越取使言行能陛下當考察上之違謬防於

議論無拂

陳萬年為御史大夫與丞相相于定國並位八年

不避權勢

薛崇光并御史大夫時僧惠範持天平公主璽符逼奪百姓訟光特加彈奏可請殺之

不屈王公

嘉思謹北加史大夫性寒苦類多狂重不可犯元王公未嘗屈外所以為談者曰耳目官固當特立鴻鴻為類豈衆余之偶何屈以抑之

謝位勸功

帝授拜御史大夫太宗嘗謂授曰卿之在御史獨朕意耳左右大臣無為臣者卿知之
帝授避曰臣為不足以及高位且臣非熱而趨之謂卿故係之上臣願後之以勸
立功者太宗不許

坐位務處 杜述子亦明法律為御史大夫居文官府不敢常為位坐即寄為其處

以名望拜

李光素拜御史大夫自貞元中位缺久雜其人至是光素，，召拜中外推
所出本傳

以長者稱

張敞為御史大夫夫若言按八官屬稱為長者亦不敢欺上且做事有可却却之不
可者不得已為泣泣而拜之其愛人也如此

持

以視

同昌為御史大夫徒為越相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熱視
越竟日無以易克遂拜御史大夫

執法而舉 叔孫通起朝儀會長樂宮置酒御史執法奉不如儀者鞭引去

請削侯地

昆陽北御史大夫請請侯之罪過則削其地奏上上令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

奏去副封

漢故事上書為二封其一曰副領尚書省先發之有不善屏云不奏及魏相為御史大夫奏去副封以房產廢

布被篩詐

汲黯謂上曰公孫弘位在三公俸祿甚多然為一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失九卿與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是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為布被一詐欲以約名今臣弘位為御史大夫為一白九卿以下至於小吏妻妾咸如然然且無黯陛下安聞此言上以為有詐益廢之

嘗冀驗疾

御史大夫魏元忠臥疾請御史蓋省之郭霸獨從請視元忠使液以驗疾之經重元忠驚恐曰大夫貴味耳或不察今味苦當即愈矣元忠則虛以慰之

兄弟並拜

隋宗幸吳郡李悅應召至行在拜狀元大守既收京師拜戶部尚書守光尹兼御史大夫時悅兄弟姪為戶部尚書成朝尹兼御史大夫乾元初玄宗還京自蜀至又蒙御史大夫兄弟俱判臺事時長安事庶皆美之

朱衣練裳

彈劾大事則大夫中丞押答奏法冠

公卿奏事舉劾案草蓋居殿中察舉非法也及御史大夫轉為大司空而中丞出外為御史臺率即今之御史大夫任也武帝以中丞督司隸司隸督丞相丞相督司直司直督刺史刺史督二千石下至黑綬袞帝元壽二年御史中丞更名御史長史

後漢光武復改為中丞兩梁冠銅印青綬與尚書令司隸校尉朝會皆專席而坐京師號為三獨坐言其尊也凡中丞以下並文官屬少府改中丞為宮正舉鮑勳為之百僚嚴憚後復為中丞晉亦因漢以中丞為臺主與司隸分督百僚自皇太子以下無所不糾初不得糾尚書後亦糾之中丞專糾行馬內司隸專糾行馬外雖制如是

然亦更奏衆官竇無其根

宋中丞一人每月二十五日統行宮垣白壁銅印
星綬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介積絳朝服孝武
帝孝建二年制中丞與尚書令分道雖丞卽下
朝相植亦得斷之餘內外衆官皆受停駐
齊中丞職無不察專道而行駟輻禁呵加以声色
武將相逢輒致侵犯若有魯簿至相攻擊

梁國初建又置御史大夫天監元年復曰中丞中
丞一人掌督司百僚皇太子其在宮門行馬內
違法者皆糾彈之雖在行馬外而監司不糾亦
得奏之專道無行違尚書丞卽亦得停駐其尚
書令僕御史中丞各給威儀十人其八人武冠
絳鞬音滿執青儀囊題云宜官告以受辟訟一

人緹衣執鞭扶依行列行七人唱呼入殿引嚶
至階一人執儀囊不嚶自齊梁皆謂中丞為南
司

陳制依梁江左中丞雖一 髦考然齊梁名士猶

不樂

後魏為御史中 督司百僚其出入千步清道與
皇太子分路土公百辟咸使避避其餘百僚下
馬弛車止路其遠緩者以捧捧之後洛陽令得
典分路自東魏徒鄴無復此制

北齊武成以其琅邪王儼兼為御史中丞欲雄龜
之復興舊制儼出北宮允京畿之步騎領軍之
官屬中丞之威儀司徒之鹵簿莫不畢備武成
親之遺中要使馳馬起伏不得入自言奉勅赤

捧鹿聲辟其轂馬騰人顛觀者傾京邑
後周有司憲中大夫二人掌司寇之法辨國之五
禁亦其任也

隋以國諱改中丞為大夫

唐因隋之制亦曰大夫龍朔二年改為大司憲咸
亨初復舊武太后改置左右肅政臺御史大夫
各一人太極初復舊掌肅清風俗彈紀內外摠
判臺事自周隋以來無議衛之重令行出道路
以私騎匹馬從之而已唐中丞二人正四品二
大夫掌糾正百官罪惡

宋承唐制無大夫以中丞為臺長無正員以兩省
給諫權自中丞以下掌糾繩內外百官姦惡肅
清朝廷綱紀大事則廷辨小事則其彈斥除中

丞而官未至者自正言而上皆除右議諫大夫
權熙寧初言者以為躐等乃詔以本官職兼權
中丞職任雄峻南渡初除官最多隆興後被摺
者少溥熙十年黃洽復為之又三年再命持筮
周時施師點在政府有咄咄逼人疑嘉定六
年除章良能初王賓以中丞兼侍講紹興十二
年万俟卨又以中丞兼侍讀由是言路始兼經
筵舊臺令兩院御史每上下半年分諸三省樞
密院取索諸房文字點檢監察御史論詣尚書
六曹按察凡奉行稽違付受差失咸得糾彈渡
江後稍闕不舉紹興三年因御史臺主簿陳祖
禮有言始復其舊

元以御史中丞為從三品

國朝省御史中丞立左右副都御史二員正二品
左右僉都御史四員正四品

事實

掌藏石室

御史大夫秦官有兩丞秩千石一日中丞在殿中簡臺字圖籍秘書又中丞有石室藏秘書圖讖之屬

執憲簡臺

漢中丞秩二千石為之或選侍御史高第執憲中司又丞故二千石一司中司字一皆諸州刺史也丞百僚又侍賢并中丞執法中司百僚敬服

執憲殿下 谷永既曰薛宣前為御史中丞，一，一，不吐詞不如柔李錯特當

執法殿中

薛宣為御史大夫中丞一以外總副刺史又元帝據殿為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錄第語御史執法殿中公卿以下皆畏懼之

銅印青緞

玉佩絳幘 宋中丞銅印黑絁進賢梁西冠佩水蒼玉介幘絳服出通典

烏衣郎官

可謂王臣

廷御史中丞上每嘆其公忠謂遠曰卿在朝正色不苟奈吐綱忠亮在，，，，，
史此書無遠也出音書

號為老虎

香崖號為中丞明法置絕無所阿避，，，，又蕭惠問為中丞詔曰奉法五絕不可推
威又傳宜為中丞明法直絕內外東清

號曰龍門

任勳為中丞管居樞輔其議者殷云劉訢劉滿顯劉孝綽陸陸而已，，，之遊
蹤者子孫不得預也

圖形臺省張縉為中丞號為勁五梁武帝道，，，於，以屬當官

兄弟並駟

梁張字奉卿為中丞兄縉為僕射元日朝會及百司麻列兄弟並道駟而廷時人
弟之三朝要客

三世居官 盧奕并御史中丞自懷謹映及奕，，，此，清節似之時專其美

得風憲體

皇李正王指之為中丞會張元在百願四使曹百官廷議不可又教書為詔客使力爭不
能奪同請成憲上初謝其，，，，，以存親及致李士

選老成者

宋仁宗嘗言中丞紀綱之首領，一一為之朕弄印久矣，無如吾同姓命懸身為之。

出家史

薦未相識

拜本非為御史中丞，唐介吳中復為御史人或問曰君本嘗與二人相識而遽薦之何也答曰昔日聖身御史今豈求識而薦官也彼二人皆以風力稱於天下。

事必先白

御史臺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中丞白劉子儀為中丞始榜臺中今後御史有言不須先白中丞至今如此。

出自朕選

唐介為御史中丞太宗面諭曰卿在先朝有五声今出自朕選非由左右言也出歸旧錄

不辱吾筆 程文簡公琳權御史中丞宰相張知白曰是，，，，笑

奏劾賊吏

梁陸夏御史中丞性嚴直無所顧望時山陰令虞而在任贖汙吏，叔，之中書舍人黃任之在御側上指示曰此人足也果謂曰君小人何敢以罪人為而可任之失色也

指切時事

張昇為中丞仁宗以昇，，，無所避曰卿孤特乃能如是昇曰臣非文忠忘仰記在聖人也是為不欺今陛下之臣持錄沐交者多如赤心推同者少如陛下雖臣也仁宗亦為之感動也

官為臺長

唐會昌元年中書門下奏大夫秩崇官不常置中丞常為憲臺之長畏之

畏其筆端

劉琦恃性使氣常人為御史遷行意彈所志謂云非才非望非德非德莫不

為之紙筆

江文蔚常為御史中丞因朝白王表後獲數百斗未有危言激論如此之彰均者故推右探味朝野陰燭彈文

首進六事

朝宗愈元祐中為丞一曰端本正志知難知急守法長天且言陛下復古之初若雷神於此六者則治道成矣

讀傳數行

豐稜為中丞官浸盛稜懷唐書上殿為上讀仇士良傳數行上曰諭稜偽不聞

朝廷肅然

權豪震肅

晉周處為中丞奏石崇王彤皆跪直筆

武冠執囊

中丞給威儀十人其八武冠絳緹執青衣儀囊在前

籠街喝道

射虎者上臨曰元和長慶中中丞呵止不通乎射今乃至西坊誌之————位以保局
自大

橫扱侍賢

柳之堂有開史註堂中四十年聲譽之時以所執之扱侍中丞賢否賢則扱其扱不
賢則扱其扱凡體中丞惟忠其直惟忠其直惟忠其直惟忠其直惟忠其直惟忠其直惟忠其直
我之物耶史曰昨日中丞詔各論危人進食者數四去人教戒之數四死後人者
扱以法耶其成何事耶其成何事耶其成何事耶其成何事耶其成何事耶其成何事耶其成何事耶
也范大笑慚明日視之扱復扱矣

賜扇美獻

張詠為御史中丞貞宗時令進所著述且稱文善取常執扇全龍扇以賜之曰美
今日赦之

法自貴始

蘇康甫公終張御史中丞孫馮公等守滿犯法獄官懲章請官其罪公曰法自
貴者始更相執按則公道廢矣遂并劾之出官行錄

恩不假人

杜衍為中丞自宰相而下畏之曰是不肯以恩意假人者也

鳳與鷹異

古牛僧孺可為大夫蘇東曰以中丞未嘗持擊忠無風望上曰善————事
異出文宗實錄

引裾論奸

仁宗嘗夏珠為指各使曼諫文論論其奸邪于未省遷起中丞王拱辰然格引上
据前後十八圖乃展出行略

拳袖彈文

然寧王介甫初拜教正呂絳可任御史中丞持入對而翰承司馬溫公侍讀也其
持趨勞善室以教宣召於路溫公盛問曰今日請對欲言何事絳可奉手曰袖
中彈文乃新卷也溫公愕然曰奈何絳曰今日主安石雖有特名然對絳偏見不通
物情在侍從或可容置之政府則天下必受其弊上斷歸位朝夕與諸者二三執政
為非其人持效國事此乃必廢之我願可錄和未幾介甫更法百姓然溫公退居洛陽
每曰呂絳可先見予所下及

論宰相專恣

宰相呂頤浩專恣中丞趙鼎論之止鼎翰林學士孫引司馬光故事以不習辯議不
能與吏官復詳章十數上兩浩罷鼎即出視中丞事

論元豐調亭

蘇轍為御史中丞時元豐舊案分中外多起和議以進城在朝呂絳仲列革老逆
欲引用其黨以平舊怨謂之調亭極於廷和而論其非以制子來入宣仁后介甫
執於策前讀之仍論之曰蘇軾疑吾君臣兼用邪正言極中理自此卷用邪正說
兼矣出言行錄

侍御史

要語

周御史掌萬民之治令以贊家宰允治者受法令

焉以其在殿柱之間亦謂之柱下史老聃為之
秦時張蒼為御史主柱下方書亦其任也又云蒼
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史籍一名柱後
史謂以鐵為柱言其蕃固不撓也亦為侍御史
漢因之凡十五員侍御史御史大夫自調更告入
歸官比丞相掾史史曰錄惠帝初遣御史監三
輔即其後又置監御史其掾即國孝廉第四科
云有能按章覆問文中御史武帝時侍御史又
有繡衣直指者出討姦猾理大獄而不常置
後漢亦有侍御史員察舉非法受公卿郡吏奏事
有違失舉劾之凡郊廟之祠及大朝會大封拜
則一人監威儀有違失則劾奏以公府掾屬高
第補之或收牧守議郎中為之唯德所在初

上稱守滿歲拜真出副為刺史二千石平遠補
縣令見中丞執板揖順帝復絕他選專用宰士
有三缺三府各一舉劾按章事無大小尚書受
成而已威烈赫奕莫之敢犯真御史守中丞持
書服其冠綬上事言守閑移稱真又按二漢侍
御史所掌凡有五曹一曰令曹掌律令二曰印
曹掌劾印三曰供曹掌齋記四曰尉馬曹掌廐
馬五曰乘曹掌車駕豹尾之內便為禁省
魏置八人御史掌凡八部有治書曹課第曹其餘
則闕當大會殿中御史簪白筆側陞而坐帝問
左右此何官何主辛昆曰此謂御史舊時簪以
奏不法何當如今者直備位但耽筆耳馬

晉御史九人頗用即守為之品同持書而有十三

曹

宋代多併諸曹凡十御史焉自漢以來皆朝服法
官

齊有十人

梁陳皆有九人居曹糾察不法

後魏御史甚重必以對策高第者補之侍御史與
殿中侍御史畫則外臺受事夜則番直內臺御
史舊式不隨臺主簡代延昌中主顯有寵於宣
武為御史中尉始請革選此後踵其事每一
中尉則更簡代御史

北齊有八人亦重其選

後周有司憲中士則其任也

隋御史八人自開皇之前猶重後魏革選自開皇

之後始自吏部選用不由臺主仍依舊入直禁
中大業中始罷御史直宿臺內文簿皆持書主
之待御史但使從糾察而已由是資位少減

唐貞觀初以法理天下尤重憲官故御史復為雄
要其持除并皆吏部典臺長官宰相議定然後
選例補奏其內詔詔別并者不在其限麟德以
來用人尤重選授之命不由銓管及李義甫掌
大選寵任既重始得補之自義甫之後無出於
吏部者侍御史凡四員內供奉二員掌糾察內
外接制出使分判臺事又分直朝堂與給事中
中書舍人同受表理冤訟迭知一日謂之三司
受事其事有大者則詔下尚書刑部御史臺大
理寺同案亦為此為三司推事武太后時刑獄

滋章凡二臺御史多苛刻無思以誅暴為事猶
阻傾奪更相陵攝此其為弊也神龍以來稍革
之其後名流謹選佯於真觀永徵矣侍御史之
職有四謂推彈公廨雜事定殿中監察以下職
事及進名改轉臺內之事悉主之號為臺端也
他人稱之曰端公其知雜事者謂之雜端最為
雄劇食坐之南臺橫榻謂之南林殿中監察不
得坐凡侍御史之例不出累月則遷登南省故
號為南林百日察其行步出入揖讓去就殿中
以下皆稟而隨之先後虧失者有罰其太極以
前二臺朝列之制侍御史與殿中隨伏入分居
兩行承詔者各五日有旨召御史不呼名則承
詔者出侍御史或闕則假殿中承之故事御史

臺不受訟有訴可聞者略其姓名託以風聞其
後御史疾惡者少通扶墜絕殿中侍御史

要語

魏蘭臺遣御史二人居殿中察非法即殿中侍御
史之始也

晉置四人江左多置二人

梁有四人掌殿內禁衛內事

後魏北齊有之

隋初改曰殿內侍御史置十二人煬帝省

唐制六員內供奉三員初掌駕出於鹵簿內糾察

非違餘同侍御史唯不判事咸通以前遷轉及

職事與侍御史相亞自開元初以來權歸侍御

史而遷轉猶同兼知庫藏出納及宮闈內事知

君述分京畿諸州諸衛兵禁錮馬群舉違失類為
副端閣門之外百僚班序有雖立失列言貴而
不肅者則糾罰之其正冬大會則載玄象乘馬
加飾服貝上殿供奉左右或闕則吏部以他官
攝之其郊祀巡幸大儀魯簿出入由旌門者監
其隊伍初武太后時有殿中裏行及員外殿中
御史官或有起家為之而即真者神龍以來無
監察則有有裏行

宋制殿中侍御史二人正七品掌言事分糾大會
及朔望六察官班序舊制侍御史兼知雜事殿
中侍御史兼左右巡使監察御史兼察使官卑
而入殿中監察御史者謂之裏行元豐八年詔
殿中侍御史兼察事監御史察兼開元十四年

乃定授事御史一人知其曰劾狀題告事人姓名其後宰相以御史權重建議彈奏先白中丞大夫復通狀中書門然後得奏自是御史之任輕矣建中元年以侍御史分掌公廨推彈自是雜端之議輕矣元和八年命四推御史受事周而復始罷東西分日之限

宋仍唐制侍御史貳中丞隸臺院天禧中置言事御史久不除慶曆五年復置今御史臺中廳蓋御史得兼諫職也

元置御史二人位御使中丞之下

國朝無侍御史立御史

察院

屬官浙江等十二道

事實

鑄柱不撓

侍御史周官也為柱下史冠法冠名曰柱後以鐵為之言其牢固不撓也又漢張蒼為柱下使明習天下圖書

服獬豸冠

懸豹尾車

大駕馬車八十二架皆尚書御史所載最後一車懸豹尾薛綜注曰侍御史載之也出後漢書

白筆御史

白兔御史

國之龜寶

舉鞭聳揖

舊御史遺長官於空皆免賜紳是長官祇書紳而止馬乾封中王本立為侍御史意筆頗高遂遺長官端紳而已自是諸人或諱而立或一足至地或側殿跪控

重無常圍元一而已也

烘堂不罰

侍御史上堂九絕言天不可忍者竊端大矣則國生皆矣號謂一今一

出通鑑

脆梨佳味

東行及諸員以為合口御殿中曰生美侍御史為一，漸入後一，也出實于志獲監
察本草

貞桓勁節

御史董侍御史臣前有兩枝栢地草中李充同張仁祿為侍御史所植也杜易簡為
之贊云爰有貞栢植清莖靈壽儲宿勁委葉風聞始建麟善然見易末

鷹鷄豈眾禽

乾封二年帝仁約附御史與公卿相見未嘗所行禮或勉之仁約曰鷄豈禽
之侶奈何設拜以抑之且耳目之官故密時立乃御史御命出使不能動推山成擗取

耳馬

鷓鴣視燕雀

唐王志愔為左臺御史執法剛正

臺官用稀姓

景史中有御史仲容街衡為一題簿于竹殿遠前賀之簡是有臺官之命仲容
立馬觀謝久之徐問何以知之對曰朝廷所制臺官必用稀姓者故以居姓知之
亦蓋是時三院御史乃仲簡論程字為稀也聞者傳以為笑言也

臺官言大事

生中何卿文符字以事次子至順長多上日史或於其是使亦出至之百上平天長合城碑皆
皆五代設治而江飲事然顯方得德不特廢改或有天怒蓋一小邑雖有歌沈亦不足學明為
！為廢！事取同家之！！未幾止知稍州

解豸不識字

則天持不利於王宣羅織之徒已矣其投後思止為游擊手持半高元孔呼之為侯犬曰同奴
用八次若官侯犬不識字即奉官解豸豸不識字一而徒觸罪則天及如王同思止以解豸
對則天受三年乃行左遷侍衛文

犬馬不及言

皇祐中侍御史宋禧上言官中養雁江狗以借不虞上曰養其百萬成災秋尚慮不可借不
虞如今官中養狗無胡也言承取言不及！！而格被結於是刑宋羅江之說也

朝之雄職

王義方曰陛下行侍御史進朝廷之雄職

京師避馬

程異為侍御史執政每被帝乘控馬京師畏之為之語曰行行且避乘控馬御史出後不
傳

京尹避路

唐改置京尹過侍御史路衢常避

劾專廢立

嚴元平進侍御史特准光廢多也王正宣高述平劾奏實光守廢立無人臣凡奏進後
朝是南然詳之

奏彰截角

驚祐騰落

唐敬宗朝夏州節使李祐入朝道謂世本侍御史溫造疎之祐起出侍罪戾戰流汗頭入曰
吾展喻秦州城擒吳元齊木當心動今日昭落沮御史矣

爭撲王禮

北史崔暹此仁為侍御史方儀雅安此王與北大臣與從官吳論公謂如從官 儀公在堂敢
言人所難言及爭撲王禮引詔據經語在大臣石切錄是名震天下

伸諫省氣

林正惠公大中除侍御史刑司察舉以許古志將作監公請曲加優容許舊獲駭丞相善
公乃去公率同僚奏乞立請使安相但遠不果去有各言勢而一之論

劾寵錦媚

齊肅公唐介為御史張克佐再除宣徽使介爭之仁宗諭曰除樸初出中書介遂持言
宰相之劣情知益州日遊打籠錦錦賣此致在宰相請速考得仁宗知唐介英州別駕

又是以道云仁宗以唐介勞國逐中使賜介空又書其妻道之使數留此言行屏

論帷幄寵

馮幽州圖

後漢李恂行侍御史持節使幽州宣布德澤恂統北狄所過皆圖寫山川也由是表百
餘表光封奏上肅宗加之

陳遼東狀

唐書中書侍御史特有事遼東意志奉使往文單報及還高宗問以軍事言忠不具山川地勢且一平反一高宗大悅

清要好官

唐李素立高祖令授七品一所司一擬檢州司戶自此官要如不清擬執書即言此官而不要遂放御史又唐宣宗時每常言好官拜御史也

和蕃判官

唐書即范履冬以和蕃聞召為左拾遺近侍御史入蕃使判官即因入對奏曰陛下即位二十一年始自羊澤權臣為拾遺是難其事也今陛下二十年難進之臣用為一何易也德宗異其言帝為侍御史也

謹厚就職

唐書中書新除侍御史呂誨帝拜時過失近引誨結言嘗為誨為御史知其方正謹厚時公言非有嫌忌臣得終與其事誨乃就職殿中侍御史

言事

元置殿中侍御史二人每過侍朝立龍墀之下事

掌朝之儀

國朝省殿中侍御史以都察院屬官十二道監察

御史四人每朝會立龍墀之下掌朝見百僚糾儀四人導駕二人

事實

廊廟之材

唐陳行成少師事五柱曰張子休局方正廊廟材也補殿中侍御史糾劾不避威權太宗謂居元澁曰况古今用人必用賢介若行成者朕自不無克用也

清廟之器

唐李珣字侍御史宰相李夷甫自看厚之器豈得擊才比除禮部員外出李班傳

蓬羽鷓鴣

上官儀為宰相時以雍州司士常綯為殿中御史或宜非近儀曰此野人語耳御史供奉中墀下接武運施

鐵面御史趙清獻公抃召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京師號為

骨鯁殿院

杜革无為御史極言無隱取衆所指如王繼先革去為革兵擊去之及罷去朝士道都門以詩文送者百餘人朝人至今以為美談趙清獻為武夫府中鼓棹請說前朝故事

一臣出杜殿院云

天子御史

唐莊宗公孫入為殿中侍御史中丞孔道輔謂人曰今之御史多承望聖人風旨為之用獨廢公天子御史耳出言行錄

見惡能討 宋避為殿中侍御史董中誥曰見惡能討宋避封道

治獄無枉

押鐘鼓樓

唐天祚二年御史董英每御入闕曰欲依常朝例差殿中侍御史二員一員一員任各任奉官班出入所冀共為解殿從之五代官要

出觀象門

監察御史職知朝堂正門無雜林因奏事不得入至殿中在樓閣間而望殿中侍御史以上從觀上門出若天降出唐官要

內出姓名

治平二年以范純仁為殿中侍御史呂大防為監察御史兼行近制御史有兩則今翰林李士御史中丞選李二人而上自擇取一人為至之是開云有李者未上出純仁大防姓名而命之矣

上稱仁勇

紹興末金人寇宦官張去偽陰沮議且請避敵陳俊卿為殿中侍御史請斬之上曰然曰仁者之勇

掌正朝班

殿中侍御史掌殿廷供奉之職王珣列於閣門之外糾離班路不肅者又唐初為殿中侍御史掌殿以朝班不肅責之珣曰此小事不足介意

與議大政

張行成字德立為朝中侍御史糾察嚴正嘗侍宴太宗山東及關中人意有同異行當天子四海為家不取以東西為恨是守人以隆矣帝稱善事是有大政事令無疑焉

責相尚班

王無功拜殿中侍御史例每日更直於殿有三班時宰相宗英客陽再思索離班偶語無覺高曰朝禮至政公等大臣不宜輕易以慢宗英

請后還政

傅敏簡公充命美字思位遷殿中侍御史皇太后問所政上奏半公上既請太后還政未所願簡內侍御史忠其心語公又上疏曰后遂還政而遂守忠等

乞用舊臣

陳政敏公後御殿中侍御史時全虜講入寇舊臣惟張忠獻在請若湖湘中外任倉然歸之上心臣民公上疏乞除一節即乞舊人心中大悟明日除兵部侍郎敏數月竟用張公守足原也

上言正人

趙清獻公抃字國道除殿中侍御史先是呂奉出守徐蔡襄守泉州全守壽州
許守河陽歐陽脩包季真趙元利甫公即上言近日正人愈少如脩等全無今日欲請
即看以不能辦事推更傷之者幾笑脩等由此不去一時名臣賴之以汝之我

耻為呈身

並為言事

唐五年殿中侍御史梅奩監察御史李京
善始置言事御史云負其後久不除至是始除是之

辛辣不患 殿中為難苟亦曰生要甜辛辣而不為患

強禦不畏

宋紹興三十一年杜莘老為殿中侍御史入見上曰知卿不畏強禦故有此授自是周
知矣出系年錄

彈一十八章

呂誥字獻可瑞之孫也召為殿中侍御史彈劾無所避主衣扣禁門劾奏公至問
官者寢逐之彈指使休序不稱其職之切至復升之為相使御史與房介題
非論升之交結中人不可不用章十八卒與升之俱罷焉

劾罷監司劾二十三人

殿中侍御史不劾劾罷監司不才者二十有三人中外益然也帝問為御史職出
中與餘年錄

齋居而決事令侍御史二人治書治書御史起
於此也後因別置冠法冠有印綬與符節郎共
平廷尉奏事罪重輕重

後漢亦二人銅印青綬選明法律者為之凡天下
諸讞疑事掌以法律當其是非自桓帝之後無
所平理苟充其位而已

魏置治書執法掌奏劾而治書侍御史掌律令二
官俱置

晉置四人大始四年又置黃沙獄持書侍御史二
人秩與中丞同掌詔獄及廷尉不當者皆理之
後并江南遂省黃沙治書侍御史史二員自魏
晉以來治書侍御史分掌侍御史所掌諸曹若
尚書二丞

宋代掌舉劾

齊梁並同皆統侍御史自宋齊以來此官不重自
即官轉治書者謂之南奔梁天監初始重其選
車前依尚書二丞給三駟執盛印青囊舊事紀
彈官印綬在前故也

後魏掌糾禁內朝會失時服章違錯饗宴會見悉
所監之

北齊亦有焉

後周有司憲上士二人亦其任也

隋又為治書侍御史臺中簿領悉以上之

唐宋徽初高宗即位以國諱故改治書侍御史為
御史中丞龍朔二年改為司憲大夫咸亨元年
復為中丞二人亦時有內供奉職副大夫通判

臺事

宋無此焉

元置侍御史下又有治書侍御史二人

國朝不設

事實

同遷三臺後漢承邑以侍御史遷治書侍御史又遷尚書三日之間同遷三臺

意出衆表劉子翊為治書侍御史每朝廷疑議子翊為之辨折意出衆人意表

典行臺獄

魏王昶明帝幸許昌召觀治書侍御史典行臺獄將多舍卒喜怒而觀不可悉明旨出三國志

持協律令

魏王昶明帝命云秉典臨堂及諸處視事則治書侍御史之一一於階側以俾顧問出三國志

青囊盛印

何思登自是尉廷治書侍御史朱喬以表此取甚難天臣初始重其選車前依尚書三卷給三爵我盛知書也

端笏整衣

柳或為治書侍御又將按僕射格去亦當空書重亦以小鏡亦送自是空侍貴重坐或自采於階下端笏整衣謂空曰奉勅理公之罪系屬下民編采而坐空於足辨証事狀素田是柳之馬

百寮敬震慄

宗元陸知命並拜治書侍御史在朝佯然正色時齊王頗驕縱近小人知命奏劾

百寮敬憚

柳或為治書侍御史當朝正色為一一一上詰其五謂或曰大丈夫當立名於世無為容而已賤錢十萬未百石

服賜其公

游元兼治書侍御文字文廷軍敗帝元理其理其微逆時責仲勢傾朝廷造家僮造元有所語屬元不肯見他日徵述曰公地術說賢腹心足身當受口有主只己以勸事君乃遣人相造欲相道持之愈急仍以扶効之帝嘉其公正於是賜服一服衣之

制出無喜

唐諫伏伽為治書侍御史元放而旨而制未出歸臥其家無喜色柳之御史造門子弟輩曰伏伽除起見之羽人柳其有良也

不復議讞

明者廷尉多權而苟充進位治書侍御史不復議獄里語曰於官漫漫竟死者半出南史

謂之南齊

謝靈運天監中自尚書三公郎為治書侍御史借印轉為此取者謂三南齊或仰頌先志多取疾臺事思不復理

主簿

要語

漢有御史主簿張忠為御史大夫署孫寶為主簿

焉

晉魏以來無聞

隋大業三年御史臺始置主簿二人

唐置主簿一員掌付事勾稽省署抄目監印給紙

筆其奉祿與殿中御史同武德末杜淹為大夫

以禮部主事林懷信為之貞觀中自張弘濟為

此官之後遂為美職管轄中雜務公廨厨庫檢

督令史奴婢配勳散官職事美食則執黃卷書
其譴罰

宋御史臺置官二人專治獄事凡推直有四臺一
推臺二推殿一推臺二推主簿一人掌受事發
辰勾檢稽失兼簿者錢穀之事元豐官制行定
員分職裏有推直悉罷檢法官掌檢詳法律主
簿掌勾稽簿書各一人詔興初詔檢法主簿特
令殿中侍御史奏辟紹熙中侍御史林大中以
論事不合去所奏辟檢法官李謙主簿彭龜年
亦乞同罷嘉定元年劉渠除檢法官范之柔除
除主簿以後二職皆闕焉

元置御史臺檢法二員後罷檢法置經歷一員都
事二員照磨一員

國朝置都察院首領官經歷一員都事一員

事實

鈎考簿書

宋御史臺其屬有檢詳法律主簿一員掌領錢谷各一人從六品出神宗正史
職官志

分治掌事

元豐六年九月中丞黃履言不置有主簿兼檢法官二員乞復置分治取事招置主
簿并檢法官一員

參預定刑

中丞黃履奏本臺主簿檢法官係分掌班籍一員所領取事每他司不同出本
會史

點檢文字

御史臺主簿掌受事發辰句檢稽久兼簿書錢谷之事元豐三年季定諸
增置一員一六案一

管雜務唐主簿，籍臺中一

書誼吏每食主簿執黃卷一其一出通典

在北塌唐憲臺之北雜端在南塌主簿一

入選門

後唐又以前年數謂道廣從即便所屬臺主簿既為正放元一節日數思須然考
限朱額宜仍舊出五代會要

典法憲臺總其陰陳良翰制

監察御史

要語

秦以監察御史監理諸郎謂之監察史

漢惠帝六年相國奏遣御史監三部監者二歲更

常以十一月奏事十二月還監其後州置監御

史宣帝遣御史察計簿不實者監察之名兼取

於此

晉武帝大元中始置檢校御史以吳混之為之掌

行馬外事亦蘭臺之職

宋齊以來無聞

後魏太和亦置此官宿直外臺不得入宿內末

省

北齊檢校御史十二人

後周司憲旅下士八人蓋亦其職

隋開皇一年改檢校御史為監察御史凡十二人

煬帝北增置十六員掌出使檢校

唐監察御史十員兼行五員掌內外糾察并監祭

祀及監諸軍出使等監察御史職中朝堂正門

無籍非因奏事不得入至殿庭在西鳳閣南侍

殿中侍御史不得從觀象門出若從天降至閭

元七年三月勅並令隨伏入閣罪人當苔於朝

者亦監之分為左右巡糾察違失以承天朱雀

街為界每月一伐持麻即巡刑部大理東西徒

坊金吾及縣獄若蒐狩則監園察斷絕失禽者
量宜劾奏開元初幸以殿中掌左右巡監察或
權掌之非本任也職務繁雜百司畏其選拜
多自京畿縣尉又有監察御史裏行者大宗置
自馬周始焉武太后時復有員外監察試監察
或有起家為之而即員者又有臺使八人俸亦
於本官請餘並同監察吏部部式其試監察神
龍以來無復員外及時但有裏行凡諸內供奉
及裏行其員數各居正官之半唯奉祿有等職
事與正同唐監察御史後增正十五人正八品
下掌分察百寮巡按州縣獄訟軍戎祭祀管作
太府出納皆莅焉知朝堂左右廂及百司綱目
九十道巡按以判官二人為左務繁則有支使

其一察官夫善惡其二察戶口流散籍帳隱設不均其三察農桑不動倉庫殘耗其四察妖猾盜賊不事生業為私蠹害其五察德行孝弟茂才異數藏器晦跡應時用者其六察黠吏豪宗兼并縱暴貪懦冤苦不能自申者凡戰伐大克獲則數俘馘審功賞然後奏之屯田鑄錢嶺南黔府選補亦視功過糾察決囚徒則與中書舍人金吾將軍位之國忌齋則與殿中侍御史分察寺觀伎宴射習射及大司中祠視不如儀者以聞初開元中兼巡傳驛至二十五年以監察御史檢校兩京館驛大曆十四年兩京以御史一人知驛號館驛使監察御史分察尚書省六司縣下第一人為始出使亦然吳元元年以第

一人察吏部禮部兼監察使第二人察兵部工部兼館驛使第三人察戶部刑部歲終議殿最元和中以新人不出使無以觀能否乃命頗察尚書省號曰六察官開元十九年以監察御史二人益大倉左藏庫三院御史皆初領繁劇外府推事其後以殿中侍御史上一人為監太倉使第二人為監左藏庫使凡諸使下三院御史內供奉其班居正臺監察御史之上

宋出御史多出外任風憲之職以他官領之太平興國三年詔本司目為屬官俾正官舉職天禧元年詔別置御史六員不兼他職月須一員奏事專彈舉有急務聽非時人對以殿中丞劉平為監察御史用新詔也嘉祐四年中丞韓絳請

置裏從之熙寧三年除秀州軍事推官李定權
監察御史裏行用選人為御史自定始五年詔
秘書殿中省不隸六察七年大正官名以言事
官為殿中侍御史六察為監察御史八年詔察
御史監兼言事殿中侍御史兼察事徽宗時翰
林國學閣門引進等官皆不隸臺察崇寧間大
臣欲其便已而臺察亦有不言事者大觀後辟
雍等皆隸臺察自胡舜茂申請始增入御史言
事之文乾道二年詔自今非曾經兩任縣令不
得除監察御史慶元二年御史臺三院御史置
二員

元置御史臺屬官察院監察御史三十二員正七
品司耳目之寄任判舉之事

謂之松廳

唐沈諤應召有他舍舍昌初所蒙御史鄭路所董祀樂所謂之松所南有古松木也出因誌

張謄報國

常思謄為監察御史積遂良及再相出之賊中其答曰大丈夫當正色之地必明日以

隨仗入闕

唐監察御史服和朝堂正門無籍非因奏事不得入至殿庭在接鳳閣南視殿中侍

決獄乃雨

顏真卿字清臣為監察御史至京有獄久不決真卿至辨之天子早獄決乃雨郡人呼

受命息風

唐陸元元為監察御史則天使安糧候以待涉風濤甚狂舟人不敢奉帆元曰我受命無

夜加二階

結思類為監察御史言當世得失高宗夜召加三階

時號四其

郭弘霸自陳討徐敬業臣推言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武后大怒弘霸

御史一御史品名

劾京兆尹

德宗即位之初傅御史來獻請復舊制置赤衣冠於內廊有犯者御史刺以彈竿上許之竟中元年監察御史張善言劾京兆尹兼御史中丞二歲即於紫微殿劾御史中丞而善言無魚袋自是日慈衣冠于宣政三正即出通典

劾節度使 元稹并監察按獄東川田勣奏節度使嚴礪違詔過獻凡十金于本傳

劾背缺望

諫犯法死

唐李素立武德初為監察御史時有犯法不死者高祖時令素立諫曰三尺之法與天下共之一法動則流滔于後臣今法司不敢奉旨惟乃從之

諫市舶利

元帝有明人言市舶利上命監察御史楊範臣徑求之範臣奏曰御史入于耳目之官必有軍國大臣雖胃被炎瘴死不救辭此時明人壯或求媚無益全往士對諫而罷之出唐書

論樂工造

馬周家中即侍帝何家為何伶二十余者皆南世所功太宗性剛何何曰此臣所能家君教臣言之家中尋人念常却君之衣豆遣使命舉起及見樂器大位并設樂御史乃上疏論臣伏見王長通明白違不樂工今起皮高前每外廷朝會鳴玉曳履臣切壯之帝甚異其言出本傳

不樂檢局

柳洋百升監察御史重傳以儀矩相繼而政噴不果檢局乃未補外宰相借其也

不樂滋味

常表微雅進士按監察御史不樂曰昔韓愈嘗滋味也人嘗效之吾年五十抵鏡擄自負遊少年間取一班二級不見其味也特為句於主人不悞淵明云

中灘鷓鴣

河南伊陽縣前無停住有人置者即水中灘出石磔全形青微可愛牛曾瑞為村三報灘中鷓鴣共聽之有吏老曰此必分司御史若度面至常有二雙為鷓鴣下灘中不旬日得鷓鴣并察稅吏

兄弟並居

梅欽揚叔並遺五之子啟自浙西觀察判官人為監察御史叔亦自西川入為監察御史一憲府特為新例

兄弟代為

弟實之始為監察御史季其弟繼自代其為右補缺總作為出本傳

戰爭新法

張載字天祺除監察御史會新法章數十上最後言今大憲未去換敕未除不正之司尚存無名之使方授又詰中事百爭之王安石以爲掩面而笑載曰駁之狂有宜為政所笑天下之人笑載而不笑天也

諫裂麻制

齊武帝嘗問家御史言不惟麻與丁謂交結不赴官唯蕭人象位人曰君相惟當取象裂之出國史

趣裴祐職

列子南公擊除監察御史欣然能取語家人曰趣裴無為安居計未及陞對首上魏論事出列元歌集

劾奏犯令

列子字希道除監察御史東行寒夜庫失盜庫一侍願呈所代者初裴節全李珂犯令法注行法自清近世英宗曰朕豈私一李珂邪珂乃仁宗外家若行之天下謂何也出李傳

乞治內絳

傳元會為監察御史東行朱梅子誦士乘內降監沒口鎮而却水監復為之公言必死既不治類士求內絳罪而却水安知其可任而予之上下相結連州河猶其進名云持不但一沒口鎮而已乃眾類古推律律焉劫

乞罷常平

張勳召為監察御史東行每進對必及古道引大條不奉奇細論王安石更法非是乞罷條例司及遣使常平使者

諫造宮殿

唐李善威為監察御史襄行永津知逆奉天宮於高陽縣又於藍田造方全宮善威陸諫時人以此稱之出分紀

諫出逸遊

楊厚倫為監察御史初直多出逸遊荒志上疏勸諫帝令宰丞云厚倫所上疏切諫可覽後宰臣令厚倫是因以結諫為賢

嘆為得體

明道先生為御史時為襄行神宗召對問所以初御史對曰使臣捨遠構難得賢朝廷則可使臣接拾陛下短長以活直名則不能神宗欲質以為得御史休

期大用

明道先生構監察御史襄行神宗素知先生從容然坊此二三見逐期以大用每持退必曰頻求對未欲常相見尔

言紀綱五事

宋呂大防字微仲除監察御史襄行者言紀綱當列之際未慮四方之望者出本傳

陳利病十事

彭汝礪字器公種監察御史襄行公在言職非唐虞三代不論初對上十事利病多人所難言者

極論宮市 韓愈孫守堅正諍言無忌近監察御史疏 一 一 一 德宗怒貶山陽令

極論權嬖 裴度近監察御史 一 一 一 一 授切出本傳

歷有按狀

趙涇未奉初為監察御史稱中久大兵東宮權近代宗深踐之洪周歷增固修運
狀乃上至中官道大所毀也德宗時在東宮中或消克理詳細及刺階州年
去既深與弄流不相得奏免涇官德宗見其名稱字臣曰豈非奉奉初御
史趙涇乎對曰然即并白吉左丞一

卷廉與語

張駕真長安中侍御史張倫官為河東按訪使駕為真材德官請以
己之官秩授之則天召見駕與之言嘉美曰以臣草茅而得入諸九重
是千載一遇尺之間如鴻雲霧竟不視日月恐臣之道有所未盡則天遂
令駕一尺大悅并監察御史也

陳絕
害屏邪

王若斐召為監察御史上疏極陳府事之弊以謂不絕害源百姓無寧由生屏
群邪太平終是唯政

言正
心空欲

明道先生題權監察御史秉行前後進說甚多要以
材為先官言入至當功未萌之故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為卿取之

號夜
叉鬼

唐監察御史李全父專以酷官為堂堂中號為鬼面尼叉

為開口
椒

監察御史為開口椒毒椒歌裏行及賦員外郎為合口椒

上林
棲鳥

李天亮刻泊春李義召見說全樓為正成詩曰曰大越朝彩琴中半夜啼上林
多少樹不借一枝插入深宮之我持全樹借改置惟一版

詠院中叢竹

唐呂天拜監察御史裏行自負才華而不即與乃詠院中叢竹以寄焉曰
擢程堂軒竹青青何歲其心真徒見古貞操小未成竹

要語

考古無馬

元置江南諸道行御史臺設官品秩同內臺至元
十四年始置江南行御史臺于揚州尋徙杭州
又徙江州二十三年遷於建康以監臨東南諸
省統制各道憲司而總諸內臺初置大夫中丞
侍御史治書侍御史各一員統淮東淮西湖北
浙西江東江西湖南八道提刑案察司十五年
增江南湖北嶺南廣西福建廣東三道二十三
年以淮東淮西山南三道撥隸內臺三十年增

海北海南一道大德元年定為江南諸道行御史臺設官九員以監江浙江西湖廣三

東

江西浙東浙西湖南湖北廣東廣西福建海南十道大夫一員中丞二員侍御史二員治書侍御史二員經歷一員都事二員照磨一員架閣庫管勾一員承管勾兼獄丞一員令史一十六人譯史四人回回掾史通事知印各二人宣使十人典史庫子臺醫各有差屬官察院品秩如內察院至元十四年置監察御史十員二十三年增蒙古御史十四員書吏十四人又增漢人御史四員書吏四人後定置御史二十八員書吏二十八人陝西諸道行御史臺設官品秩同內臺至元二十七年雲雨諸路行御史臺

臺而雲雨改立廉訪司延祐元年罷二年立統
漢中隴北四川雲雨四道定置大夫一員御史
中丞二員侍御史二員治書侍御史二員經歷
一員都事二員照磨一員架閣庫管勾一員承
發司管勾兼獄承一員掾史一十二人蒙古必
閣赤二人回回掾史一人通事二人知印一人
宣使十人典吏五人庫子二人屬官察院品秩
同內察院監察御史二十員書吏二十人
國朝各省立察院每歲各差監察御史一員領精
微批各省一員巡按地方權為重

廣志卷之四百九十

翰林院

要語

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被顧問出入侍從因得
參謀議納諫諍其理尤寵而翰林院者侍詔之所
也

唐制秉與所在必有文詞經學之士下至卜醫伎
術之流皆直於別院以備宴見而文書詔令則
中書舍人掌之自太宗時名儒學士時時召以
章制 猶未有名號乾封以號始召文士元萬
頃竟復永芒草諸文辭常於北門候進止時人
謂之北門學士中宗 世上宮昭容專其事玄
宗初置翰林待詔以張說陸堅張九齡等為之
掌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既而又以中書務
劇文書多壅滯乃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
集賢院學士分掌制詔書勅開元二十六年又

改林供奉為學士別置學士院專掌內命凡拜
免持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後選用益重而
禮過益親至號為內相又以為天子私人元元
其職者無定員自諸曹尚書下至校書郎皆得
與選入院一歲則遷知制誥未知制誥者不作
文書班次各以其官內宴則居宰相之下一品
之上憲宗時又置學士承旨唐之學士弘文集
賢分隸中書門下省而翰學士獨無所屬

五代晉天福五年詔翰林學士院公事宜並歸中
書舍人自是舍人畫直者當中書制夜直者尚
內至制開運元年復詔翰林學士與中書舍人
分為兩制各置五員

宋翰林學士掌內制誥敕國書及宮禁制所用

之文辭九后妃親王公主宰相節度使除拜則
學士草詞授待詔書訖以進赦降德音則先進
草大詔命及外國書則具本稟奏得書亦如之
允拜宰相或事重者宣召面省旨則給筆札書
所得旨稟奏歸院具以進餘遣內侍授中書省
熟狀亦如之若已盡旨而有未盡則論奏貼正
秉輿行幸則侍從以備顧問有所獻納則請對
或奏對允初命為學士皆遣使就第宣詔旨召
入院淳化二年以翰林學士賈黃中蘇易簡同
知京朝官考課李沆權判吏部流內銓故事學
士掌內庭書詔旨揮邊事曉達機謀天子機事
密命在焉不當豫外司公事蓋防纖微間或漏
省中語故學士院常在全鶩殿側號為深嚴自

國朝太祖以來藉其才用始令判三銓及知太常禮院事天聖元年詔學士過隻日至晚出宿蓋故事以雙日躡院隻日降麻也隆興改元詔學士及經筵官內宿稍復祖宗故事

元置翰林兼國史院秩正二品中統初以王鶚為

翰林學士未立官署至元元年始置秩正三品

六年置承旨三員學士二員侍讀學士二員侍

講學士二員直學士二員八年陞從從二員十

四年增承旨一員十六年增侍讀學士一員十

七年增承旨二員二十年省併集賢院為翰林

國史集賢二十一年增學士二員二十二年復

分立集賢院二十三年增侍講學士一員二十

六年置官吏五員掌教習亦思替非文字二十

二十七年增承旨一員大德九年陞正二品改
典簿為司直置都事一員至大元年置承旨九
員皇慶元年陞從一品改司直為經歷延祐元
年別置回回國子監學以掌亦思替非官屬歸
之五年置承旨八員後定置承旨六員從一品
學士二員正二品侍讀學士二員從二品侍講
二員品同直學士二員從三品屬官待制五員
正五品脩撰三員從六品應奉翰林文字五員
從七品編脩官十員正八品檢閱四員正八品
經歷一員從五品都事一員從七品掾史四人
譯史事知印各二人蒙古寫書五人書寫十
人接手書寫十人典史三人典書二人

國朝置翰林院學士一員正五品侍讀學士二員

從五品侍讀學士二員品同首領官孔目一員
屬官侍讀二員侍講二員博士五員典籍二員
侍書二員侍詔六員博士備撰二員編脩四員
檢討四員

太祖高皇帝於吳元年己置翰林院以陶按為翰
林學於是設丞皆學士侍講侍讀學士直學士
及待制應奉等官洪武九年詔定百官六品丞
旨與六部尚書俱正三品學士從三品侍講學
士從四品十八年三月始定翰林官制而革丞
旨直學待制應奉之名設學士二員秩五品講
讀學士各一員從五品其屬則有侍講侍讀五
經博士典籍侍書侍詔外此又設脩撰編脩檢
討以為史官皆屬之翰林院焉夫學士代言之

官講讀經史之職五經博士典籍則前代祿書之屬侍書侍詔則前代供奉之名而所為史官者則前代著作起居之任也今則併屬於翰林則是今代翰林一司實兼前代諸職其職任尤非他司比也永樂初

太宗皇帝又諫七人者入內閣專知制誥備顧問參預機務然其秩猶止五品也至

仁宗皇帝又於本官上加以卿佐師保其任用尤為重焉任既久又易本官以文淵閣大學士華蓋殿謹身殿武英殿大學士焉

事實

移殿奎坡

唐劉勰在內則稱翰林外至李隆基在興慶宮則金明門內置院德宗一院一金一坡出翰林志

召見金臺 唐元宗召李見於金臺殿門外步起如兒用新出李白傳

並用白麻

唐政事堂用黃白二麻為制命重輕之辨其後翰林李士專內命望相益重中書所獨止得用黃麻其白麻皆在左院自用之重事并致待相德音故者不得黃於斯元和初元故書德音立后建朱文計越升趙三公宰相命特日制用黃白麻不用印

皆用菱紙 李德裕浸紅紙書詔皆用菱紙持越出海硃碎事

詔賜金印 晉問世中賜李院書一一一而

親擇賜笏 李絳初入院憲宗一一一以之

居一品上 唐政事九內安班一一一之

謂一條水 陳彭年兼殿取皆又簡清秘之日人見其官初頭為條水出草卷

時號內相

陸贄入除於院年少以打孝天子常以筆行呼而不名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而贄常居參中故可至特號內相六帖

宣諭門客 唐武后朝曹卿等是我一一出討話

論當世事 李白召見金臺殿一一一奏頌一宿有詔供奉翰林

請天上仙

李白以翰林升去政浪江湖嘗使月夜舟乘石蓮金陵白衣乞鐘藉於香中鍾響笑僂佯若無人如覺知華見白去賣之自此天上請仙也

號稱六絕

唐李邕號餘秋六絕謂文章書翰等之事邕人出唐志

號試五題

長安元年翰林李士列制卷本院舊例李士入度殿中書令人不識徐知誥嚴制卷舊書批各各一道許賦各一首號曰一一一一出通典

不受謝金

寶曆元年元帝路隋為翰林李士有以金帛謝除刺者叱叱而去之曰吾以公事授財神終無所納出通典

何以潤筆

草麻潤筆自唐有之鄭諱自海州刺史後尚李德作詔高宗殿之曰筆頭乾諱曰出為方伯按某而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

書玉堂署

宋太宗以玉堂設之其本尚矣但虛傳且云號而無正名乃於紅牆上御書曰白四字題曰玉堂之署以獨後易簡公持節教第以漢權其說詳日懸掛仍具石銘于玉堂之上自符詔說史而下政列聖于定公曰自唐制李士美幾三百年今日方知貴矣即日詔宰相補能西制河臣程茂教改策帳仍各賦長韻詩以紀其事其詩曰某林諱會雅非也出宋會文

鵲樓海宗

宋制學士院有以鵲樓四於海宗上或鵲宗必有大語今所宜語之乎因謂之宋鵲苑
公詩云却聞寒鵲必應喜出金坡道事

天子私人開元尚書掌印命特攝田相又曰天子私人

直學士院

要語

唐制官序本至而他官權攝者為直官許敬宗直
記室是也

五代唐有翰林學士院而無權直

宋開寶二年以李昉盧多遜並直院之名如此但
以資淺者為之其實正官也六年以知制誥張
澹權直翰林院而權直之名始此凡他官入院
謂之直院學士俱闕他官暫行文書謂之權直

乾道九年孝宗命崔大雅以秘書省正字兼翰林權直踰年以憂去淳熙五年復召為樞密院編脩官始議以翰林院乃書藝應奉者所居非專詣詞臣也遂改為學士院權直自是葛楚輔趙大本熊子復兼翰林權直紹熙後或在稱學士院或稱翰林蓋不常云率以從官兼直院若左右史少監類止稱權直

元置翰林院直學士二員蒙古院直學一員無權直

國朝置翰林院不立直學士院

事實

欲訪時事

五代周顯德五年詔翰林學士脫居禁近地居清近寒班行而殿是在謂請以宜殊今後當直下直學士五員今直學士五員起居禁近學士仍處班行世宗欲削少

皆用文士

明宣宗年李元立公履綢直李士院六年與同元年遷悅徐筆直李士院王克正然治五
合文院四人皆江南文士也

徼宿直入，一制自詣行尚書左右丞侍郎以下入直各有差

長春曲宴

蘇眉簡為茶飲政事引政事為請認自今當直李士與樞密直李士並與一
殿受一出談苑

憑鼓草詔

恭時非字最十五李士院時事必有草拾詔書項委而倪兒宗公草憑鼓草詔
然文氣嚴重和平時出於筆鋒

團扇親賜

江寧字冬立五李士院草向鹿卷詔其不許入頁詔暑日帳音館以物平康無後
梅開玉而謝第慶用前規上領特臣稱公符代言之休文之慶人謝表至上殿指公
五升給於李士以所御白團扇親賜李士此字亦八表給黃款以六數十字以贈給神崇之
出孫觀撰詩誌

天筆數嘉

周麟之受詔撰張栢王碑文所奏碑一其後十八字曰誌誌款事詳及運符等要
披覽數世后，十十於博出以為誌

乘輿扈從

徐悅字子儀，遷行僕少監，扈從先時。一出入官攝內命者不在駕，車對尼闕至是，有古今，一並為故事，出西山集。

本官真拜

李勣入五翰林先時，處多遷已任，李士太祖見指在多遷下，問其政宰相曰：時以本官真拜，李士悅未即真拜，真拜李士在多遷之上。

察官寓直

魏異二十四年春，五李士悅過思退以私，許侍郎同知，貞平內制既闕，官有合以察御史。王論時，醫吏折邊，劉規儀任責，犯制，卓異制上，終有共語，休元元至大用，前此無。一。一。翰林亦發事也，出用公文集。

徐崔端詩乾道九年以一一為翰林學士

翰林學士丞旨

要語

唐玄宗始置翰林學士而無承旨，憲宗又置學士承旨，始置允白麻制，詔皆內庭代言，命輔臣除節，將恤災患，討不迂，則用之宰臣於正衙受付。

通事舍人若命相之書則通事舍人承旨皆宣讀訖始下有司貞元年始命鄭網為之大誥令大廢置丞相之密書內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專受專對居東第一閣

五代唐明宗天成三年勅今後翰林學士入院並以先後為定唯承旨一員出自朕意不計官資先後在學士之上仍編入翰林志

宋承旨不常置以學士院中久次者為一人充之也

元置翰林院學士承旨又置學士及侍講侍讀學士直學士之員

國朝置翰林院正官學士一員不立承旨

事實

延老 唐鄭絪為內廷之老首定大計出翰休志

院長 李傅即翰林院為李士鞠松齡承旨次當傳即務當欲面命許日李士院長恭元子空叙次於宰相自知必不樂用約成出六帖

召詢時事

多識朝章 帝使為丞相指與同寮清其為宣宗客選二人同互言不見則於時事

論事可否

唐憲宗九年有印圖刑政大事中使傳旨言平詞漢心欲論諫即日此事須陰加孔友敢施行違番至臣必論其日否出本傳

處事機密 唐鄭僅昭宗特進承旨處事機密與帝意合出本傳

獨承密命

翰林院例置李士六人內言深德重者一人為承旨所以一一一故也德宗好文元朝其選正元以授為承士承旨多至宰相馬出通

九參大政

自承導鄭絪為承旨十七年間由鄭絪推十一人而九參大政若此則安可以棘匪不肖之類繼居九承相三名卿之使出唐元宗承旨院記

草立儲制

順宗風骨不能言時太子未立牛美人有異志中外洶懼鄭絪草立儲制擬

不草相麻 韓偓遺書云草相麻者謂能去表誌是任性當草則曰草可謂感不可草

位學士上

唐曰制李王無得以承旨為名者應封爵門參會第班以官為上下憲家承真元年始命鄭綱為承旨一在諸一一居東第一圖出承旨院志

賜臣號功

使唐明宗執今使李士入院並以先後為定位承旨一員不許官資先後位在全士之號一一一出五代史

草直言詔 韓維除翰林李士承旨神宗命公草詔求直言詔出入情大悅

擬大言賦 淳化四年上草宋王天言賦蘇詩簡曰一宋王一一以賦

進歌器戒

蘇軾商高承旨當禁以水試歌器入宗曰聞卿所玩非歌器神廟簡曰然乃進曰所曰中別是月滿別器器應則覆必盛則哀張陛下持盈守成念終如始固萬世之禁則幸甚出言行錄也

古誥魚加

張方平為承旨神宗親制曰命又草吳雅煥然有三代之風而又善以多為字以傳詩其多古誥亦無以加也

近世無比

王孫承自承旨除承政不數日以真衣服去承以宣徽使召然寧阿魯王孫為承旨
釋許殿之日行持入宣徽矣未幾廢承政遂大升進承旨之選自此也

有肯不試 故事制誥必試仁宗知歐陽脩有文有旨不試後廷承旨出本傳

慶性自得 章得象慶性簡重在翰林十二年始然自得出事畧

賜飛白字

淳化二年十月丞告蘇易簡獻詩翰林志二卷太宗賜以詩二章又賜飛白字于堂
三置四字以賜為筆細細可引至中書書之化日為翰林中書多出會要

賜上尊酒

淳化二年十月丞告蘇易簡於本月會于士等觀飛白及二書于書體帝問之賜上尊
酒大官設譯各賦七言詩宰相奏改各賦易簡遂以上聞翌日帝自展細讀數四有
以見儒墨之虛矣今士之貴也出會要

就院賜物 近例：轉官為丞者則一公物款設如初拜之禮餘不得此矣出蘇易簡志

然窓引燭

玉堂東丞者闕子窓拾上有大然太宗嘗夜幸玉堂蘇易簡為太子已宿遲起無
燭吳衣冠宮檮自窓格引燭入照之至今不欲更易以為玉堂一盛事出學談

得乘廐馬 乘輿奉殿廟承旨：一自浴堂王殿因朝以從出蘇志

得升丹鳳 指鷄竿布大澤得升丹鳳之西南南偏外宮宮遂見刻上直禁中

五鳳齊飛

太師曾言中家白季三台正武唐詩五人同得升翰學士丞方尼改題之詩云一一入翰林其後四為丞相李林甫李林甫改文為尚書

三昧刻贖

淳化二年十月水石藝秀簡諸以御贖二詩刻石帝為真字行一命得語一石以易簡出藝志

懿峯上頭

宋景文公初守益州以翰學丞首以詩寄丞相云寧知不足神仙骨上到一一最一山同老談說

奎堂東閣

奎堂王奎雅放絲翰之室北所東閣稱斗極之高出東坡表

翰林學士

要語

唐太宗時翰林院者在銀臺門內以藝能伎術召

見者之所處也本以文學言語備顧問出入侍

從因得參謀議納諫諍文書詔令則中書舍人

掌之自太宗名儒學士時召草制然猶未有名

號乾封以後始號為北門學士玄宗初置以中書務繁開元二十六年乃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學士分掌制誥書命至是供奉為學士別建學士院改專掌內命以張垧劉光謙首居之而集賢所掌於是罷息自後給事中張淑中書舍人張漸竇華等相繼而入焉其後有韓雄閻伯璵孟匡朝陳兼蔣頌李白等在舊漢林中但假其名而無所職至德已後軍國務殷其入直者並以文詞共掌詔勅自此比翰林院始無學士之名其後又置東翰林院於金臺殿之西隨其上所在上而近取其便所在穗大抵召入者一二人或三四人或五六人出於所命蓋不言數亦有以鶴生碩學經術優長訪問質

疑主之所禮者願列其中初自德宗建置已來
秩序未正延覲之際各趨本列整正元元年九
月始別勅令明預班列與諸司官制誥例同故
事中書以黃白二麻為綸命重輕之辨近者所
出猶得用黃麻其白麻皆在此院自國之重事
并授於音赦宥者則不得由非於斯矣吳元四
年翰林學士陸贄奏學士私臣玄宗初侍詔內
庭止於應和詩賦文章而已詔誥所出本中書
舍人之職軍興之際促迫應務權令學士代之
今朝野又寧合歸職分其命將相制詔請付中
書行遣物議是之敬宗以翰林學士崇重不可
褻狎欲別置東題學士以備曲宴賦詩事未行
而帝崩

五代梁開平三年改思政殿為金奎殿置大學士一員以敬翔為之

後唐同光初又置護奎書制學士以趙鳳為之長興元年翰林學士劉昫奏舊例學士入院除中書舍人即不試餘官皆先試麻制批答詩賦各一道號曰五題後來雖有召試之名無考技之實欲請今後召試新學士權停詩賦祇試麻制答共三道內賜題目定字数付本院召試從之

晉天福五年廢翰林學士院其公事並歸中書舍人開運元年復學士院

周顯德五年詔今後當直下直學士並宜令逐日起居其當直學士仍赴晚朝

宋翰林學士魚定負允他官入院未除學士謂之

直院學士俱缺他官暫行文書謂之權直九奏
事用榜子閔白三省樞密院用諸報不少九初
命為學士皆遣使就第宣詔旨召入院上日敕
設會從官侑以樂元豐中始命佩魚自蒲宗孟
始也九執政議事則擊鞋蓋典

事實

五日一美食

漢制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一曰一曰下天子手雖無代官之名其職已見于此
矣至唐以後始設官以掌王言居禁林深嚴之地為天子親信之臣

北門學士

劉昂之北右弘文館直學士高宗嘗與參決五年以分年相繼特召北門學士出唐
本傳

東頭學士 敬宗嘗為秋詩課買一——以保燕押利和是為燕望

萬選學士 派為文詞博學制錢乃選中特就青銅學士出唐書

八甄學士

此所前門有花競道冬中以日影過五氣為直入之後手程性懶帶過八氣乃直數年

出李程傳

稱為三俊

唐李仲殊歆詩風謔多在人口德京邑乃與李德裕元稹同在禁書時稱三俊情
意相善出唐書

謂之三昧

學士每下直出門————出嚴正馬————去攬縛而託解脫也
出翰林志

李調仙

李白天竺初至長安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天上————人也騰之元宗召至
金臺殿燭一爾認供奉翰林出本傳

元才子

唐穆宗在東宮有妃嬪補元稹歌詩以為宗曲者知是稹所為宮中呼為——
制南監軍性濃愛必朝出連昌宮詞一宮相委御稹宗天妃即非詞中知制後遷翰

林學士也

謂登瀛洲

太宗初作文字館以房杜等十八人為學士每訪以詩書政事號十八學士命陶立
本圖像以章祀賢天下仰一尊謂之登瀛州

置金臺殿

白學序

有大手筆

唐李德裕告南之子穆宗即位日為翰林為學士筆中書詔之一一一至今德裕筆之出本傳

授大學士

英元朝建文廷秀出其手帝好辭有所為必使視之帝中教授大學士辭曰不生本意大行因拜乃免出本傳

文思如泉

唐陸贄為學士從幸奉天時檄發兵委詔皆贄自費揮翰發草思如泉注如若不經思慮既成之後莫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同合晉服其能作得德宗今遺通天下下且痛自引過以感動人心陛下城隍以言謝天下使詔書無所忘所編難防可以仰副聖情庶令及倒之徒華心向化德宗之故奉天所下詔書雖武夫悍卒無不聞涕感誠也本傳

辭速者射

隋虞世南翰林奉天中書舍人袁士馬許敏速者射流然一特書命同容白為以不反明宗優遇之出傳語

筆無點鼠

杜讓能以學士從楊宗在蜀問東用其書記去矣讓能詞才敏速筆無點鼠動中書德帝嘉之出傳語

皆皆允切

唐制舉字子全撰翰林李士特宗宣宗始復開臨戎處叢繁詔書數十授掌述此評皆允切

善内庭文

昭宗嘗全致作賦昭李士皆和獨陸象先以帝覽之數曰正元時陸象先通玄兄弟後每被者今成得之

論中官事

李群字深之元和中為翰林李士致故以正諫為已任章陸中官弊恣方鎮進取之事又次君臣成敗為連屏出本傳

論次新書

劉侔之少以文辭稱近右弘文館有李士上元中與元萬頃皆口口入禁中

多知典故

張均以中書舍人充翰林李士能相候人主意博涉經史多知典故

浴堂召對

柳休權為翰林李士每

内庭貯相

唐之貴文至天從王蒙然多以國相付文士元和初憲宗尊聖相故事現有宰相貯相

禁中視草

郭家驛於奉天制視草此官八人唐至德後天子召集賢士於一草書詔紅囊所擇亦取其檢討謂之一出翰林志

簾內揮翰

唐李吉甫與衆同置草草均於平章制吉甫草武元衡制兼兼揮翰兩不預知相及執筆之後乃相慶賀孔忠之敬正於座中及判曰院中奉士送至銀臺門兩相府官支帳承門外禁署之盛未之有也

號為內相

陸贄入翰林年少以故幸天子帝以華行而不多帝所親倚至解衣之雖外有宰相主大歸而贄則常居中參裁可否時一出本傳

久在內職 鄭朔為翰林知制誥在內職十三年小心兢業上遇之頗厚

侍御擢輦

姚崇為翰林奉天明皇在便殿甚思姚崇論時務七月十五日苦雨不止泥濘盈尺上令侍御者擢崇輦古乎士來中外崇之

賓嬪呵筆

李白然便於封明皇撰詔語侍十月大寒草草凍莫能書字帝勅官靴十人侍白左右執牙筆呵之曰逆取其善莫此也至天官如此

力士脫靴

李白少有遠才初客遊會稽亦道士吳筠使於剡中既而去宗詔筠赴京師均屬之於朝道呂與僕侍詔翰林李白酒日飲酒肆立宗度曲欲造府新詞臣自已則酒肆笑召入以水酒而沉醉殿上引足令力士脫靴也

寶林賜食

李白見召明帝以七寶林賜食御手調羹以飯之謂曰卿是布衣名爲脫之非意高道之何以及此置至金索殿出入翰又中司以政事

山池曲宴

玄宗雅好佛士每——由宴與李士屬和詩每公卿出鎮亦賦詩棧行時論以大中之政有五風出通鑑

賜蓬池贈

李白詩自前中蓬池贈天寒即水邊居士初上賜食意是蓬池贈夏至頌水及酒以酒和水而飲蓋葶中印水酒功出李白詩

賜蓮花炬

全祖趙合太宗初常使殿召封良又方龍宣一金——燭送歸院吏以下謂是駕來俄傳李士燭院莫不能與異金蓮花燭柄耳至尊方有之

御饌輟賜

唐德宗雅尚文雅注意是選乘輿每幸李士院顧問賜食無所不至御饌珍肴輟而賜之又嘗召對於浴室侍院於金堂殿對御起章賦詩唱和或旬日而出

朝服始見

宋史李士家改多所參連中帝幸其院帝從會後方獲特
大吳以記蜀襖袍覆而去其特選如此

覆以襖袍

唐帝後德宗時為翰林李士家改多所參連中帝幸其院帝從會後方獲特
大吳以記蜀襖袍覆而去其特選如此

賜以寒衣

德宗幸金臺殿院問李士家於慶日近有衣否餘慶云在特賜衣不煩更作上白
乃常亦遂特賜繡縵金為寒衣

綠衣賜紫後唐莊宗即位馮道為內即充翰林李士日

出五代史

品服賜金

宋李西樞為知制誥尚衣排出身刑南呂為李士問門李例賜金帶而不可加於賜
金帶而不可加於賜紫乃賜三品之服

更大典冊李德裕權翰蘇李士允就令大禁冊皆更其手出本傳

不專辭藝

德宗以段文昌張仲仁為李士家首之以為李士以借顯問不宜專取辭在否公辭之出
唐書

父子並命趙宗儒父辭德宗欲寵其門使一日並命出戰林

兄弟對掌 趙光遠為翰林李士元喬知制誥兄弟對掌內外命書事散美之

兄弟相繼 于休烈子益甫：休烈相繼為翰林

便至公輔

廉公登壇段文島杜預不歸內庭便至公輔及至層以後常處厚恩深浸運亦自翰林由是稍為政事或不至者以為取

即拜平章

唐劉瓛始在翰林帝素禮遇至是手詔遷瓛同中視景上層瓛曰為朕擇良曰瓛曰某曰良者笑曰大日卿可遂相即詔拜中書下平章事出傳

作明河篇

宋之間天右尉求也門李士不許作明河賦以見其志其詩曰明河可望不可親願得乘槎問津吏權織女之機石近訪成都賣卦人則天見其詩請崔融曰非不知宋之間有奇才但恨有口過耳

進新樂章

是符禁中初重本司樂明皇后在况香亭謂左右曰對名花賞死子豈可用日赤色既翰林命李白進新樂章白應認律等立以弄一章曰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澤

作賜衣詩

笑者解輝風笑限况香亭北倚欄杆出開元達事

今平月為春衣訖公權前未嘗上日不嘗本了地可百衣以地官人自其口道公權道
聲曰去歲雖無秋今年未得歸皇恩何以報春日得春衣上收秋實久之

草邊將詔

封敕為翰林李士武宗深重之草草賜降傷過將詔寫句曰傷居亦休痛在朕躬武
宗覽而善之賜以宮錦

號下水船

滿益宗為翰林李士仲宗曰李士躬清地在而官傷未慮自今宜一一李士自宗
孟始出事實

特賜出身

釋門下禁以賜出身恩學末皆陰翰李士宗字中球步孫一一用歸何汝陰翰
拔李士太祖以來不由科第除有此二人出事實

未嘗賜第

按籍者詔中以兄德執政不託廷試後為館取以利回利一一也

宜充脩史

元祐二年教新授翰林李士充史館脩撰張文脩等職名籍早不稱內庭客重
一韓氏與公士論學之出言行錄

兄相第草制

曹文翰公筆字才閣上命高公相道視草林中西李教書為前家李士第草兄制
惟竊氏與公士論學之出言行錄

非它官比

淳化四年以張均錢若水並為翰林李士洵等赴上言曰李士之朕清功貴重

風聲重此言故事李士赴上有教教當全致之出會要

覽詔甚悅

錢重公若水為李士太宗孔遇請厚賞重賜勳係忠詔云不斯能遷存孤克之三况

若吳老嗣持首鼠之兩端太宗覽之甚悅為若水曰此四句可道着我意

視草甚勞

周必大為李士召見上謂公視草勞甚公奏無汗馬之勞致此爵位上曰翰墨之功草小

補我大述作固當煩卿出言行殿

常戒諸事

李師素病心悸每數歲發常請諸子曰我與諸命三十年常憂慮而致是疾尔誓

當戒之

因歎老卒

梅阿為翰林百言短多得思甚苦推視術皆而行忽見老卒卧於日中欠李士伸

甚通梅思歎曰情我徐問之曰駭字乎曰不識梅曰使伏活也

步入掖門

國之選人不得乘馬入宮門天聖中選人為館取自歐陽修華始特步行李士皆

自左掖門下馬步入出筆談

雜坐客位

宋李士補王與事見字雖不修然有金玉堂進士許會至者言士補也一也道
始其龍首至中書與常奉官積生於畧位有為之不得見者至二日益白

朱衣隻引

故事李士在內中院吏，一一李訪以次官在南衙朱衣一人前引訪亦云其
為例出補然志

佩魚始賜

始治朝李士梁相問及裴迥梅曰頃知其人思敏治曰何在翰林，一一梁祖曰卿使
是上水船也泊甚懶

摘葉草制

李璣每臨丸坐石，一試，一詞宋梁時展為翰於李士鄭辨詩云中使傳宮內翰
家君王令草制中麻紫泥金印封題子銀燈燒院一寸花

夢掌抽筆

偽蜀新溪逸夢亭中抽筆占者君必迂翰林李士未幾果然

座主同仁

李濟為翰林李士帝升數傳安於不持左右揖合送乾叱之遂賜餅衣，一和院，
李士會入相料當草制命開定，尺取器既開，以諸其樂，率如此出機言

門生對草

封殿之子與同門生鄭致雍同入翰林致雍有俊才與卿思批每對草詩語
不勝用聲記致雍束筆當時以者以為，一厚門生也

擢居清近

宋宗彭新授翰林李士諫歌詩首向敏中曰頃命李士罕宮賜詩彭年詞因請李優長播居清近又益俸資多聞心喜數有借者

為卿潤色

宋錢若水為翰林李士諫詔既成以進上笑曰朕故一一可乎若水頓首謝曰命筆親寫數字引咎深切尤為稱賞

進狀連署

唐崔群為翰林李士諫以諫言正論於時憲宗嘉賞降宣旨云自今李士諫取崔群一一方與進狀

每事裁定

宋改彭年為李士諫討與改質正文議每事具執經史籍傳而後已上曰詳定所事無大小皆候彭年裁制而後定一句不可廢也

有宰相器

王旦為翰林士中外皆以為有宰相器嘗奏事下殿直宗自送之曰與朕致太平必斯人也出事畧

真侍從臣

宋歐陽脩在翰林仁宗見御閣春帖子詩而美之問左右曰李士諫之文也乃悉取宮中帖子閱之見其篇二有真侍從臣字諫不忘親諫真侍從之臣也出言行錄

誠好翰林

神京語吳奎曰白居易女石一一李士也

為好長者

為刑部侍郎充翰林侍讀學士外使自知白始也元豐官制廢翰林侍讀侍講二不置但以為兼官然必侍從以上乃得兼之其秩卑資淺則為說書歲春二月至端午日秋八月至長至日遇隻日入侍通英閣輪官講讀元祐七年復增學士之號元符元年省去建炎元年詔可特差侍從官四員充講讀遇萬機之假令三省取旨就內殿官講讀宮觀兼侍讀元豐八年五月資政殿大學士呂公著兼侍讀提舉中太乙宮兼集禧觀公事七月韓維兼侍讀提舉中太乙宮元禧元年端明殿學士范鎮致仕提舉中太乙宮兼集禧觀公事兼侍讀不赴六年馮京兼侍讀充太乙宮使未幾乙致仕不充仍勉經筵進

讀中興以來如王大資朱丞相勝非張大資淺
謝參政克家觀觀文昇万俟資政尚並以萬壽
觀使兼侍讀乾道五年創敷制章以佑神兼侍
讀

元置翰林院置侍讀二員復舊制

國朝置翰林院侍讀二員屬官侍讀二員

事實

聚文學士

唐玄宗貞元正書院一一之士或備書或侍讀有司供給甚厚五日一美食之出

經士師臣

玄宗朝臣為府邸不通一一而馬懷素魏元良同為侍讀更月香入殿明
看與以進或行在延臨馬中每安元帝自送過收一一禮或作以中師實之也

緝經籍

集賢殿書院侍讀本七學科一一在開館進賢才應漸斯本古以來之出
唐百官志

粹擷經史

唐初許文宗時為侍讀李士常歸一一為要錄安其博而循平諸條趣問之隨即酬折已番

分講讀書

唐庚李路通為侍讀律宗召入太掖亭命一一毛一問世尚云乾等而論以理體處李李演經義以廣理之道

讀書真守

唐開元中王忠愍上表為白復忠隱居一一苦操摺代情無量馬懷素二人以為侍讀此唐本傳

好學謹守唐鄭代守庚仁少而一一多所探覽侍讀兩宮而一一過人出唐書

不趨黨與

宋中興王眉二年轉礼部員外郎尋充侍讀李士在朝行清謹不與申錫一一當表慶宗節之問時風氣漸起比大員及中場私用時時以為之

迭處禁密高少遠行元格為侍讀李十九弟一一時人宗之

訪逮時政

王起祥尚攷校書郎累遷中書舍人從上段文穆宗遣政事俄知侍讀文宗上又好召李是皆卿舉以經術起起以數情顯帝數一一同獲而歸竟逐臣過河

謝無功

使侍講定年不歲不一而足在臣等不足到原思當世日服少阿志請益

放辭不任

薛放舉家去爵宗為太子并侍講及即位帝謂曰太子新立懼不疑有宜相以輔下選
一則頭一曰臣備淺一才足壓大任否美其誠出本傳

老成端士

趙彥居元祐初侍講進宣仁后論執政云臣備淺一才足壓大任否美其誠出本傳
若更侍講出四朝國史

純謹清約

皇祐中勸修侍講李士給事中郭勣表乞致仕帝以勣後行一五年一特降詔不允
亦復恩也此會安

忠厚純茂

元祐初判判其士現仁宗中盛年嗣以州守雖晏然為侍講殊與為侍講陛下表款指
初進一書其言一表誠之八以充勸進進籍之任以學春會御制表始之志

議論該洽

仁宗初侍講李士張錫講進保中數錫錫告一上聖堂之

敷引時事

元祐初侍講李士張錫講進保中數錫錫告一上聖堂之

歷言時事

元祐初侍講李士張錫講進保中數錫錫告一上聖堂之

族間備問

宋夏球之子文翰侍讀李士經術不甚深而遂進經筵曰夕一經文以一頭一之出宋史

侍講學士

要語

漢顯宗時張酺數侍講于御前張酺侍靈帝以楊賜有重名舉賜侍講于華光殿中又詔劉寬并太中大夫侍講華光殿雖有侍講之號而未以名官

唐開元十三年始置同侍讀同

宋咸平二年國子祭酒邢昺為侍講學士其後又有馬宗元為侍講不加別名但供職而已景德四年以翰林侍講學士邢昺知曹州侍講學士外使自昺始焉元豐以後官制見侍讀同故事

自兩省臺端以上並兼侍講元祐中司馬公休以著作佐郎兼侍講時議以文正公之賢故特有是命紹興五年范元長以宗卿朱子發以秘少並兼蓋殊命也乾道六年張敬夫始復以吏部員外郎兼蓋中興後庶官兼侍講者惟此二人若吳紹二十五年張扶以祭酒隆興二年王宣子佐以檢正乾道七年林景度以宗卿入經筵亦兼侍講者蓋扶本以言兼說書就陞其秩宣子時攝叔曹景度嘗為右史且有敬夫舊例故稍優之皆有以也

元置翰林院侍講學士二員集賢院侍講學士一員復舊制也

國朝置翰林院侍講學士二員屬官侍講學士二

屢諫正

南齊書言職入侍講一有十一對問惻惻出於誠心可謂有史魚之笑出漢書張敞傳記

常謙虛 威帝即位楊秉以明尚書徵入勸講邊詔以奏表傳季侍講一在一一

白虎觀

漢書建班固並校書南齊書古入尚書左氏傳入講之一一南宮吳堂並出律法書本特

六經法言

唐帝辰厚為侍講季士以精宗也總不向季即與路隋合六經撰其釋要題為一一三篇實助省覽帝稱善出本傳

諸經纂要

唐崔即為侍講季士身重立高重抄撰六經嘉言要道區分事類元十卷名曰一一一實入主意於省覽上嘉之賜錦二百疋出分紀

疑事口宣

唐王定文宗時侍講時取僻字一一令中使一一即以撈子馬對或起者口宣十卷出分紀

疑事召問

文宗召起許康佐為侍講季士柳公權為書季士每有一一即一一入便殿銀一討論問之三侍季士

經術該深

朝事又宗時召為翰林侍講李士章於一一一守正當在重之李宗同知舉以軍以均松厚忘其親近迂工部書言欲推連之宗雖向李忠業復召為侍講

又思善逸

帝處至通五經覽博云福印一一一為刊刊誌穆宗以其太子有師法召入翰林侍講李士章諫議大夫改中書舍人

語約義明 呂公著於講讀尤精謂一一一可以為當世之冠出言行錄

言簡理明

東坡嘗謂李篤曰范滂人講說為今經筵諸官第一一而當無一冗字無一長語

色溫氣和

伊川先生曰昨在講筵會說與溫公云更得范滂夫在筵中无好温公問何故頌曰自度少温問之答曰一一一而一一一可以問像是非道入主之意遂徐侍講李士

又履深陳

呂深公既侍經筵時仁宗春秋高公於經傳同稱列詁得火皆陳其書至於治亂安危之要問之足以成春乃為上一一一之出家行

周悉講論

余靖上疏曰天子之學簡而不煩上曰隨所言誠知治體命侍臣侍讀有謹教化者一一一！出仁宗實錄

許言夏不

伊川在經筵文湯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王講說退時相與數曰奉侍講也一時文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

閑深博學范成大字至能乾道中兼侍講五前謝上白卿

多傳經義

英宗特召公着在經筵以道規人論語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公在下而不見知於上者多矣然在上者亦有未見知於下者也多矣自古之人君其令

開列古義

太史公究祖漢語而當講即前夕正衣冠儼然如在上前及常講仍參之

三經要語

范祖語兼侍講論語學易安宮上進賜御書唐人詩公表謝又賦詩以獻

前經樞要

仁宗嘗命侍臣講毛詩而諫官余靖跪曰天子之季聖臣下不同惟當復先生之嚴範簡而不煩

左傳監戒

上卷通鑑命侍講官於建文間更自中呂監局命侍講官於洪武五年通鑑

孟子醇正

司馬康為漢官言美宗曰：「為書最。」王道石明曰：所宜覽也。

專講春秋

胡文定公安國自慶慶知吳初徐公養侍講。侍講官四人投例各專經上。曰：他人道經豈亦不許。

各進漢事

元祐間蘇轍為侍講語如履曆故事詔謂講官遇不講曰：「故定。」一領於通事僕略論得失又告出呂熱廣記。

獻勸講箴

趙元昊文獻進講侍講趙師氏上書陳十五事公笑謂趙曰：「至是復命講讀經史出長編。」

諷勸講箴

李文簡公燕自仁甫乾道中奏侍講以經筵少聞錄趙師氏：「以備及後士良不欲人主諱言逆信生之說出言行錄。」

陳正心說

范忠宣公純仁字充大元置中嚴封侍講公語人曰：國之本在君君之本在心人君之本當正心誠意以仁為公使於解治澤之說無事而入皇冊幸通句辭以章口舌之辨或及任經筵進講必及覆問陳其說正心。

馮魚逸圖

趙鼎字元鎮先傳講范仲淹仁宗近英閣故事一書一李經天子四章為一說於講殿之壁上親御宸翰為成二圖以語宰相於是易質上從善汲汲之意

安石請坐

舊制坐而論道別執書冊於御前仁宗嘗於春秋令儒臣立說御案便於指示神宗朝王安石侍講以為道之所存禮亦如重請復賜坐及下札官轉錄以下三人以為常坐列於以下七人以為不常坐乃不行

程熙靖坐

元祐初，為侍講復，不從

展通英閣

哲宗時程熙侍講奏近英閣無乞就復政廷和殿或它寬涼處請給事館臨以殿上講讀為不可有旨修

雙日

詩讀

仁宗嘗語近臣以方履庶政晚斷之報欲召名儒講習經典宰臣馮拯等曰今春降詔無於，，，，以常奉行前詔故也

賜宴東宮

元祐元年，宰相程迥筵官，于，，上親書唐人詩分賜之，以講論語終篇也

雙日講讀

海熙七年講讀三朝定例終篇史浩奉曰陛下，，御前教與宰臣批定才又御正學

日休仍未嘗持生自是無益上之注目惟其平遠下之歸方履其德其子服官歸祀

三德人本

哲宗初司馬康傳講洪範至入用三德上曰此三德為更有德特天子恭默不言公吾為德因者上言曰陛下履高而向之不能休而行之者人居之者一盡所履之足以及天下之要出卷記

四字積要

王巖叟自李沆因信講延奏曰陛下退朝何以消日庶曰看文字曰陛下以讀書為業天幸甚大抵聖賢之季須在積業之要在專與勤一是一季之善惡顯下帶聖意出條

臺臣特召

慶曆二年召御史中丞賈昌朝侍講延英閣故事一節在經筵者仁宗以昌朝長於講說一之出帝季

朝班居下

熙寧元年韓昇臣歐項利致奇說不密坐講疏一廷一劾以侍講一侍讀一出水史會要

帶職補外

故事侍講天子三出外者張知白嚴參知政事授此職知大名府然非歷三府而出者不得宗元中揚詢始帶知蘇州改許州自後兩制遂為例也出宋齊記

得州講徹

錢象先字適元自講筵出知蔡州故事講官分日進道象先已蔡州南猶論之曰人
行有曰久講徹一稿於足司列罷進者次日出四朝國史

臺諫兼充

慶曆二年召御史中丞曹昌朝侍講迎英閣政事臺丞自右在職是者上以昌朝長於講說
特召之出仁宗嘗神宗亦用昌正獻公為御史中丞兼充侍講又主唐公徐世師二人皆也
又為侯中丞為諫議故並兼充侍講又董欽德元王正言既並兼侍講非是也諫長
而以侍講為不復兼說書矣出雜記

修注兼充

自朱子後後修注官多德兼充侍講又林伯玉致中侍御之兼充侍講即伯自右正言兼
充侍講又朱仲文自司諫兼充侍講又苗伯庸自右正言兼侍講保除起居注

宮觀兼充

自元豐以來多以宮觀兼充侍講乾道七年宣文閣侍制胡銓除提舉佑神觀兼侍講
在京宮觀侍經進故有是命出命要

總學士

要語

古無此官

宋置各殿學士有觀文殿大學士學士資政殿大

學士學士端明殿大學士學士次日望極
更守無典掌惟出入侍從備顧問而已觀文殿
大學士非曾為宰相不除觀文殿學士及學士
並以寵輔臣之去位者端明殿學士久次者始
除近歲以特簽拒云

元

國朝置殿學士革蓋殿大學士武英殿殿大學士
文華殿大學士

事實

文學之士

宋唐官之外別加職名所以厲行義——高以博顧問其次與論議典與授官
得之為崇選擇尤精

兩班學士

宣和三年詔——侍制員多令中書省共名取首以班圖觀之學士之制待制班
在兩政日兩班

極選

劉摯言侍制李士以待從顧問為我自太祖以來極天下之選

寶儲

內閣坐儲從上運載之直

通聯

內閣一並出宋棧表